

拆迁搬离多年后，我重回入海口的老家村庄旧址。老宅依稀可见，原野上竖起众多新的建筑物。乡邻们住进了庞大的社区群，仍延续着旧日的人情礼仪。土地换了面容，乡愁却未断，思念与祈愿都落在了新的家园里。寻乡迹，乡土深处，有一方水土的根脉。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（图文无关）

◆那年秋天的景致还来不及铺展，有一天，我回到村庄去村委会驻地签订拆迁协议。办完事踏进家门已临近中午，家人烧好最后一顿饭等着。我即刻面对的事实，以后这个老宅不会再冒出炊烟了。我与妻子、父亲和母亲，都默默地吃饭。洗净餐具，装入一只一米多高白色塑料桶里，缝隙处用毛巾填满，拧紧盖子，两三人搭手抬上车，听不见一点碰撞声。这是最末一批收拾的家具。我二堂兄家的大儿子来帮忙，他驾驶一辆大平板车装下全部家具。不中用的矮凳、瓶子、废纸等杂物丢弃了。我骑一辆摩托车跑在大车前边带路，顺当地离开了先锋村裕新2队。

未赏秋，只是回去签约和搬家。我家分三地居住，但回老家后，我们家就变成租在外村过渡，心理上总有一种疏离感，等待安置房竣工。第二天，我返回市区上班。同事小张，是城里人，嘴快，挑头问：“一幢楼，发财喽，买得起市区大平层，说，分了多少钱？”我告诉他乡下房子是置换的，到时不用贴钱，就行了。

以前有同事来过我的老家，在岛屿入海口的村庄里待了一天。我家宅前一块菜地，种着青菜、蒜苗、菠菜，地下的芋艿、洋山芋，另有挂在藤上的丝瓜，枝丫上的番茄，几乎被他们连根拔掉，都各自装进了包里。还有楼房东边民沟沿上自然生长的芦苇，芦叶碧青，柔软晃眼，义长又宽，在秋风里摇曳，惹人喜爱。我瞧见他们站立沟边倾斜着身子，一双双手灵活地采摘芦叶，一会儿只剩下光秃秃的苇秆，乡野里吹来的风都不愿停留。

我没有想到这些廉价的东西，让城里人这么开心。我嘱咐妻子，来年菜地里多种点蔬菜、瓜果，我同事来了现采现烧尝个鲜，多带些回城里。开春后，妻子下班到镇农贸市场购买一大堆种子，连原先果树下的空地全种满了。

第二年轮到拆迁，距离村庄西首四个生产队还有三四里路，它们不在拆迁范围。同事在我面前说，你老家的村庄要是留着房子，大块宅基地院落，自留地种菜，民沟纵横，依傍大江大河，林带连接着庄稼地，房子矗立在大自然中，屋檐下鸟儿筑巢，这些哪里看得够。我的村庄，以他人视角，也许看作一个落脚点，向往大自然不带任何伪饰的粗粝感，现在没了才流露出惋惜与感叹。就如我双休日从城里返回村庄，应该是一个道理，不仅仅是老家在这里的原因。

我记得当时大学读书的女儿打来电话，问我拍老宅照片了吗？她想留个纪念。隔一周，我回去看老宅。楼房墙壁被挖掘机挖斗扒开四五个大洞，铝合金窗、房顶琉璃瓦被揭走了，围墙倒在路边和菜地里，上下楼外墙面及辅房刷上红油漆，画圈内写着“拆”字，操作员蘸多了的红漆一点一滴地掉落下来，动作还真快啊。我照片是拍了，拍到的却是老宅成墟。

◆时隔多年，我去村庄看老宅子。马路边竖立的牌匾上写着贝云路、翠园路、芳府路、红庄路等醒目美妙的路名。周围造了大学、星级酒店、乡村公园、商品房等建筑物，早已投入使用。我将车子停在一座桥边，叫碧庭河桥，是新造的。桥连接着进入村庄2队的路口，起名叫场雪路。这条河，曾是挨着我宅边的民沟，现在变成新挖的大河，两岸每隔一段堆叠景观石头。河东侧有一条刷成紫色路面的便道，可以向南走百余米路。就是说场雪路往南百米尽头，便是老宅所在地。而河南边是密集的办公楼，楼前一块大石头上镌刻着“长三角农业硅谷”七个大字。

我凝望这片开阔地，有拾荒者开垦的零星庄稼地，油菜花开得艳丽，麦苗青嫩。我的目光停在一撮干枯的杠芦上，足有两三米高。这是后宅沈伯家东山墙沟边长

的杠芦，它长了几十年，一年换一次绿叶。初夏，总被我妻子砍掉几根杠芦，讨来搭丝瓜棚、扁豆棚，只要不挖出老根，下一年又会生长。我一眼望见这排杠芦，认出我家的位置了。

我踱步到老宅，还看得见一些水泥块、瓷砖及砖瓦，野草从透出一枝枝小芦苇，而宅前一块地被人种了青菜，吃不完都开花了。

这些旧迹，让我忆起1996年，从广东工作返回上海后，我造的一幢二层楼房。那时我的一间书房在二楼，可以窥见村庄的炊烟，麦子熟了，夏风吹来的麦香味直冲房间。我还闻听邻居家驱赶家禽归棚的吆喝声；田埂上草狗嬉闹传出的吠声；陈家大哥喝多了老酒被媳妇赶出家门，那一阵阵拍门声和讨饶声；李家女儿考取大学给全队发糖的欢笑声。我陶醉于乡土野生的天籁，引起我诸多遐想。

我站在原地，睹物思人，而这个人倒明明是自己，静静地待着。拆迁，在物理层面上，一个村庄与住宅，不过是一次收场，腾出土地派其他用途。但记忆往往在一个微小的触点就会迸发出来，面对与人关系最密切的物体轰然倒塌，我叩问自己从哪里来？再过若干年，我的后代说起籍贯时，能寻找到出生地那个村庄吗？估计不用这么具体，但肯定会做一件事，像我在老宅徘徊，其实在思念着远去的人，也是寻根问祖。

记得2015年，我配合小堂兄编修《丁氏简谱》，自我的十九世曾祖父丁章福始，修谱至后续四代二十三世，让两部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家谱《丁氏家乘》传承下去。而那条港河，初建一座简易桥，命名丁家桥，港桥两边形成了丁氏聚居地。此桥几经扩建改造，至今仍横贯涨水洪上，河水流经长江入海口。

年少时，我不会想这方面的事，到了中年才明白一个人的身后，都有一连串生命线，只要你的先祖哪根线断掉了，就没有你的今天。不忘人的血脉“来路”，感恩生命的接力，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。拆迁后，再也没有书信写到这个老地址了，它成了我心里一个地理坐标。

◆后来村里人陆续回迁安置小区，名叫裕鸿佳苑，坐落在入海口的陈家镇，是一个庞大的多小区安置区群。前前后后拆迁的不单是我的村庄，还牵涉十多个村庄，有1万多户，人口达3万余人，占全镇一半人口。在原村庄土地上建立的区群，占地面积约4500亩，近千幢楼栋，分23个小区，回迁的时候，几乎是衔接的。有一次，我带市区的的朋友来踏青，去了安润路步行街，那里有肯德基、咖啡店、饭店，有电影院、琴棋书画坊、社区图书室，有超市、专卖店、快递站，等等，逛了半天还没走出区群中的一个小区。

区群临近东滩，鸟类众多，榆树、松树、香樟、水杉、柳树等树木繁茂。尤其天刚蒙蒙亮，窗外的麻雀、珠颈斑鸠、布谷鸟、乌鸫、画眉等常见鸟儿，早已睡醒，“唧唧”“咕咕”“啾啾”地诉说着属于它们的语言。这声音是流

动的，似融入自然中那种生生不息的气息，迥然不同于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喧嚣。

队里住户分散居住多个小区，我仅知道几个亲戚家的位置。队里乡邻及其他村庄熟悉的人，更不清楚他们居住小区的楼道门牌号。这里仍然沿袭村庄一些习俗，城里倒是缺乏的。过去队里有人家办丧事，全队人都要扛着台子、凳子、碗筷等用具去帮忙，同时要送一份人情礼金。入住小区后，丧事就放在镇上专门建造的殡葬服务中心操办。

我每次在城里接到电话，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，会想起这位逝者生前的许多往事，在村庄居住、种地的样子，白天黑夜在田间“双抢”大忙，大暑天累得腿肚子上泥巴没擦净，便躺到硬板床上呼呼地沉睡。爹娘穿的“皮肤”说不清换了多少茬，像打了补丁。可不再埋首庄稼地干活，少了风吹日晒，日子好过了却面临阴阳两隔。

有一年，我家后宅邻居沈伯病亡。他是长子，传承父亲的木工手艺，几十年里带出了一批徒弟，乡间人家造房子都请这帮手艺人。我家造楼房，木匠活全由沈伯操持，从木材选择到房顶揭红彩，他坐在屋脊上撒下糖果糕点时那副欢笑劲儿，就像昨日发生的事。听说沈伯身患重疾，我跟着队里熟悉门牌号的人登门探望。

翌日，我回城上班，老是想沈伯能否挺过这一关。一周后，沈伯还是走了。我赶回小镇，向逝者磕头送别。在丧事现场，我借此机会与队里人相见，聊家常话。搬入小区这些年，队里已去世了十多位老人。我一次次怀着伤感回去，熟知老人对晚辈最常说的一句话：做个让别人放心的人。他们从土地懂得，必须埋下种子才会有收成，耕耘之地容不得半点欺瞒，这一句叮嘱，是一生与泥土打交道得出的，一代代老人遵循的乡村伦理。

今年春节，与我在村庄一起长大的几位友人，来家里喝茶聊天。上海某大学供职的陈教授，老家5队，他谈到从农耕过渡到社区的城镇化，他的父母告别世代耕种的田野，盼到了动迁农民集中居住，是这片土地的跨越之变，从传统乡村向现代化社区转型。陆老师，老家9队，是一名中学高级教师，同样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家庭。说起村庄见证着农民向居民的身份转变，他认为这不单是乡村向社区的空间重构，而是将来更多村庄的发展方向。

我还去看了穿越长江的轨道交通22号线（崇明线）东滩站，正在我的村庄地下施工建设，即将通车。老家的旧址，最终都会被一幅幅蓝图覆盖。我的村庄，属于土地的命运从未停歇，只是换了一种节奏在跳动，在绵延。回到乡土，我思忖大地上，乡迹里，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去的。昔日村庄劳作的身影、旷野的风声、烧餐的炊烟散尽后，又从土地上长出新的“痕迹”。我最想看到乡土深处，一方水土的根脉，不断地繁衍生息。



口述：阿正 文字：丁惠忠

老宅新生